

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:父亲的体形很不好看——如果对别人,我可能会使用“丑陋”一词——说得准确些,父亲的脊椎严重弯曲,背部隆起拱形的大包,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罗锅腰;腿是罗圈腿,腿弯子下布满了筋疙瘩。其实父亲身上很少还有完好的“部件”,他的手,手指头又粗又短,且伸不直,酷似秋后的老豆虫。十冬腊月,这些老豆虫的纹路就裂开,噙着硬硬的小嘴巴,吓人。今年冬天父亲到我这里住了两个月,晚上给他倒洗脚水时我发现,他的脚板竟也里凸外拐,脚趾变了形……

注意到父亲这样子我内心很不好受,老在头脑中盘旋、重重地撞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:一个男人的骨头能承受多大的重压,极限是多少?那年回故乡,我在邻居家见过老槐大叔制作车边——老槐大叔是木匠世家,他们家打的独轮小推车远近有名——把槐木解成一根根二寸厚的木条,放在谷糠火上熏烤,到木条滋滋冒油的火候,光着膀子的老槐大叔抓住木条两头,使劲往怀里窝。随着他绷紧的三角肌上慢慢渗出细汗珠儿,槐木的细胞组织一点点遭到破坏,一根根直直的木条硬硬地窝出了弧度,再不能复原。我觉得,我父亲的骨骼就是被类似这样的一种力量扭曲了的,要说有不同,那就是它的过程很缓慢,很慢长。

远离了他的村庄,整天一个人困在我为他收拾的这间四面是水泥墙壁的小屋里,父亲非常寂寞。父亲真的老了,看模样他比城里的同龄人要老得多,神情呆滞,步履蹒跚,对什么都索然无味,连电视都懒得看,吃了饭就缩进沙发,一动不动地熬光阴,像一团暗灰。前不久在老家他还两手闲不住地忙活,我确信,他是属于那块土地的。可他巴不得跟我拉呱儿。过去我们父是父,子是子,父子间没有交流,现在他实在憋不住,不要为父的“架子”了,见我有闲空,就说他早年经历的事儿,说得津津有味,借用一个不恭的比喻,像一头老牛在倒嚼。我得耐着性子听。但从这里我了解了父亲年轻时贩过水果,夏天贩杏、桃,秋冬是山楂、柿饼。从南山里进货,到北乡走街串巷吆喝着卖。前后两只竹篓一般能挑一百多斤,微绿色的散着淡淡清香的槐木扁担一走一颤悠,看起来有些情调,但对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,那滋味却是有一窝虫子趴在肩头上撕咬,痒痒难忍。乡下人吃水果谁舍得花钱买?都是拿末场粮食换,斤半高粱米一斤杏。少年的担子始终不见轻,往

往货物出手了,竹篓里又盛满了粮食。晚上回来肩膀像烂杏儿似的。一开始,少年吃不了这苦,想撂挑子,起码在家歇三五天,养养肩膀,但都不行。次日找找棉垫子垫上又上了路。

逼父亲上路,要把他带出徒的,是他的父亲,我的爷爷。爷爷多年贩油,肩膀上的茧子早已有铜钱那么厚,噬咬父亲的那窝小虫儿是不敢到这里来的,它们要是来啃一口,牙齿肯定崩出俩豁儿,所以仍趴在原地。爷爷忽略了细节,直嫌父亲磨蹭,急脾气的他走不了慢道,一抬腿一里路出去了,然后放下担子等父亲;走走等等;后来等得不耐烦了,干脆不再停。南山山腰飘下来的小道像风中的一匹布,东倾,西侧,上山还凑

父亲的体形

□李登建

合,下山时脚放不开。全身的重量一会儿集中到两个脚趾尖,一会儿转移到脚孤拐上,脚板一会儿扯成锐角三角形,一会儿又扯成不规则的梯形。父亲正在山坡上战战兢兢,朝前一望,爷爷却没了影儿。他急得直想哭,可是哭不顶用,还得咬着牙,咧着嘴追上去。

父亲白天满乡里跑,夜里腿抽筋,疼醒后,常常见爷爷在油灯下算账——折合折合,去掉本钱,每趟可挣十几斤地瓜干,爷爷脸上漾着笑意——他曾为全家人一春天没吃过一顿饱饭拧断了眉头。日子长了,有了点儿剩余,添了二亩薄田,爷爷老寒腿发作,就在家侍弄庄稼。父亲又有了新伙伴,是老槐叔的二哥二柏。人家当木匠的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一辆小推车贩水果用,二柏推着这辆独轮车,吱吱扭扭地在乡路上留下一

梦见

(外一首)

□李星华

昨夜,我梦见彼岸花
开满了这边和那边
风吹得似没吹
我的心安静而激动
有一朵,两朵和许多朵
红色的花突出来,是
五角星后面的红,可
它一点也不在乎革命
它只说幸福,幸福得
像一块花布。自由得可
以做风的衣服

昨夜,我梦见彼岸花开满了
这边和那边,鲜艳的千朵
万朵,没有一朵凋谢
都是最好的时候,不老去
也不青涩,

我还梦见了自己
在一个刚好的地方,看
那些花开如我。

水

水软得起皱
这春日,这河边
我漫过自己
一层漫过一层
身体单薄的可以叠起来
而水,软得起皱

我可以无辜一次吗
任眼睛也被潮湿漫过一次
无缘无故的,纯粹为
软得起皱的水

有一种香,冲撞灵魂

□陈奕纯

车过兴化县城,旋即有一股股香气飘逸开来,在这香气里,我似乎有些昏昏欲睡了。

“看,满世界都是这金黄黄的油菜花呀!”同行的一个女孩竟然按捺不住了,笑眯眯地小声告诉我。一看,果然是,花开水上,荡舟花间,这油菜花铺天盖地的呀!不想,当地人却说:“这儿还不算最美的,要说最美的地方,就是我们缸顾水乡的‘千垛菜花’了!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美!”

想想,在缸顾乡境内2万多亩的水面上,该有千千万万个垛田镶嵌在这一片波光粼粼的水乡,一个垛田就是一个“小岛”,岛上除了油菜花什么也没有,想象那些亭亭玉立的顾盼流转的一种黄,从眼前一直铺到天边,该是多么气吞山河啊!想想,我们荡漾在香气弥漫的水上,漫游在千垛菜花当中,莫非,我们的灵魂也沾上了油菜花的香气?似乎,我听见了他们的笑声,垛田上空的鸟鸣,也似乎,是那些蝴蝶们、蜜蜂们的轻唱,是野鸭们在一下下啄开田间漂浮的水葫芦……似乎,什么都不像。同行的朋友老是在笑我没福气,这么美丽的风光竟然打瞌睡,没有一点画家的样子。我问他们,画家遇见这油菜花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?一个说,主要是看你那双眼睛,像……狼遇见羊呗。大伙都笑了。我说,我又不是那些剃光头、留长发、留大胡子的类的画家,干吗不能睡觉?他们想想也对,这之后,就没有人再取笑我了,我就一脸微笑地睡着了。

这香气,一丝一丝的,便融化在我的梦里了。梦非梦,花非花,我非我。

睡着,车在疾驶,伴随着车身的一起一伏,恍恍惚惚里,一丝幽幽的香气不动声色地钻进了那些云朵里,

钻进了肺腑,先是一点儿,略微带了一点点诱人的妩媚味道,那眼神有点坏,似乎在黑暗里伸出了一只小手,再轻轻一一下,便挠到了你的鼻尖上,然后是一下一下,再就是一阵阵儿,乃至将你整个儿都俘获在她的温柔乡之中了。这时刻,没有谁能抵挡得了江北少女的美丽,没有谁拒绝得了江北少女的阵阵香气,可见在强大的美丽和香气面前,男人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是很容易被打败的,尤其是倘若你面对香气,你可能一开始看起来很坚强,可是到了后来,你渐渐抵挡不了它们将你的心一点点融化,你,最终也会变成一丝香气的。江北少女并没有什么错,错的是你自己,是你自己没有出息,错的也可能是这个香气的世界,错的是我们选错了这个世界来看她,明明知错却犯错,一错再错不知错,难道,犯错还需要太多的理由吗?

是的,我无法拒绝这样一种诱人的香气,它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近观兰花的情景。若干年前的一个午后,我徜徉于花市,不经意地,那朵微笑着的兰花便扑入我的眼帘,准确地说,是第一时间,兰花那特有的香气俘获了我,幽香,幽静,深谷里,与世隔绝的悬崖上……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曾经在哪里嗅到过,嗅到过这些令我热血沸腾的熟悉的知香的香气,我当时幻想了很多很多,终也没有想起自己应该怎样表达我辽阔久远的心跳。回画室后,心跳愈加猛烈,夜不成眠,老想那兰,那微笑,终于一个夜半,我疾步于案台前,奋笔作画,将心底那份感动一泻千里。别人画兰,时常以《芥子园画谱》的画兰图式描摹,忽略画好兰花必须先练好书法,体会怎样以书入画之理。这样一来,画者多了,难免一个“俗”字。为此,我一改常人的画兰之道,运用有轻

串串古调古韵。父亲与他年纪相仿,又生性要强,一起走路自然不甘落后,可想这是多么残酷。不过,这时父亲的肩膀上也结了爷爷那样的硬茧,而且磨出一个宽阔的“平台”,扁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悠然地滑来滑去,走着路,说着话,担子不自觉地就从左肩换到了右肩,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。如果高了兴,旁边有观看的,他还能让扁担在平台上转几个花儿,这就带些杂技表演性质了。父亲和二柏起货回来,一路说笑、玩耍,颇多乐趣。他们在柴家桥分手,父亲向北,串解家、牛家、苏桥一溜村子;二柏往西,去高家、宋家、成家那一片儿。

父亲的小贩生涯到实行土改才结束。村里成立了互助组,大伙选他当组长,他心气盛,很负责,搞得比别的组好,这也拴住他,出不了村了。但他那条油光放亮的扁担却仍不离身。下地,父亲像随手往水里丢一条鱼,把扁担往地头草从里一丢,尽管干活去。中间休息或者收了工,他得去拔草。拔草,父亲可是个好把式,田垅里镰刀派不上用场,他以手代镰,他有十个发绿的指头,稗草、莠草不用说,对热蔓子之类草,他这十个指头简直就是锋利的铁钩,连草根都能抠出来。不大工夫,俩草个儿就有了。他抽出扁担,抹一抹上面的土,一头一个,不前沉不后沉。那年月,草就是好东西,能卖钱,虽然一大捆卖不了三五分,但积少成多,家里打酱油醋,姐姐买件花衣裳,后来我上学买纸笔,都靠它。实际上爷爷已置了一辆小推车,然而分家时父亲把这辆崭新的车子让给了他弟弟,他要了那条扁担,他说还是扁担好使。我记得有一年打棉柴,因那年的棉花好,棉棵也高,一冬烧柴不愁了,所以我们打棉柴时格外有劲儿,一上午来完了“羊角弯”地块的棉柴。下晌打捆,父亲抱来一抱,我管着踩扁,如此一层层地加,直到我在柴垛上举高儿,打好的柴捆大而结实。叔叔推着车子来帮我们运,可车子连一捆也装不下。父子哪里肯任他“啰嗦”,将一把灰白头发上的草屑,穿上扁担,挑起两捆就走。我跟他后边,父亲的整个身子都被柴捆挡住,我只看见他两个肩膀一晃一晃……

父亲就是这样晃着膀子,一步一步,走进了他生命的夕阳里。父亲已经七十多岁,七十多年的沉重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,使他成为了一个“完美”的农人的形象。凝望着它我反复想,这座雕像应该是青铜质料的,只可惜没有高高的底座……



江苏兴化千岛菜花 陈奕纯 摄

重、快慢、提按、捻转和节奏的笔法,使笔下的叶子柔中带刚,见力量,富弹性,而且可长可短、可疏可密、可多可少、可粗可细地尽情生长在繁复的构图中,律动的线条赋予兰花独特的神韵和无限的生命力。尤其是我采用大笔写意的《空谷巨兰图》,行笔粗放,构图大气,一片片兰叶雄健刚劲,一朵朵兰花热情似火,把平常人眼里看似小家碧玉的兰花绘成了一个超级大帅哥,因为我知道,那兰花是男人式的,是“我”的。我悬挂于画室门口迎客的位置,一天一天,我时时在感应那种惊心动魄的心跳。

而此刻,香气来了,我的那种心跳又气势汹汹地来了,我知道自己是无法遏制的。显然,我被一个叫“幽香”的词语一枪命中。

我仿佛睡得更死。天知道,我竟然丝毫没有把这香气和车窗外的油菜花联系在一起呢!

而伴随耳边的一阵阵惊呼,我仿佛听见他们的一些对话,恍惚感觉这香气越来越浓烈、热烈了,浓得让人简直不能呼吸了。有人说:“好美啊!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油菜花开在水上的呀!”有人说:“这里的垛田真多,起码有成千上万个,比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更有趣!一块黄一块绿的,好像少女的花衣裳!”也有人说:“不止一万个呢!等一会儿,我们坐小船看油菜花吧?肯定,这水上看花更有女人味!”立刻就有人纠正道:“不是女人味,是男人味嘛!”接下来,我听见了一阵大笑,坏坏的笑,车窗恍惚间被拉开了许多,后来,是越来越多的疾驶而来的香气,越来越大面积的香气,熏染得人们昏昏欲睡的香气,那么快就让人醉倒在她的怀抱里!后来,人声越来越嘈杂,汽车的笛鸣声浪高一声低一声的,还夹杂了路边小贩的叫卖和茶鸡蛋的热气,喜欢和不喜欢的导游说话声、景区管理人员的官腔官调……我的眼皮越来越重,什么都不想看,始终保持着一个睡觉的姿势,只想进入一个刚刚行走了一半的梦境……

“哗啦”一下,车门突然被打开了,明晃晃的天光大把大把地涌过来,刺得我接连睁了十几下眼睛,最后,方才适应:这是一种铺天盖地的金黄色,大气磅礴的黄啊!是渐渐变得熟悉、冲撞我灵魂深处的幽香啊……

像一阵风儿吹过

□刘月新

不见傻舅公已5年多,他离开人世也快两年了。

傻舅公说走就走,就像风一样,无影无踪,无形无声,消失了。

傻舅公是个本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老头儿,我却时常想起他。去年春节后,爱人的表哥表姐来城里看望婆婆。人们吃喝说笑聊天,热热闹闹,我想起什么似的问,那个舅身体还好吧?他们当然知道我问的是谁。表哥表姐听后一怔,而后异口同声地说,死了,啊,死了?什么时候?一年都拐个弯了。什么病啊?爱人顺着话碴儿问了句。什么病,到处乱跑,不着家。表哥说,腊月里得脑溢血,倒在了离家5里地的公路上。当时还下着雪,村里人给我信儿,我用车把他拉回来的。我瞅婆婆,婆婆沉了一会儿,说,死了死了吧,傻傻瓜瓜的,活着受罪。婆婆说得那样干脆,像是给一件大事定性一样。我还想说什么,但没有开口。傻舅公是婆婆的堂弟,我理所当然地叫他舅公。舅公的小名叫锁,几十年中,我很少听见有人在他的称谓前加个“锁”字,直接冠“傻”字的居多。因此我在背地里也称他傻舅公。

第一次见傻舅公是我刚结婚不久。大概是在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吧,晚上一家人正在吃饭,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,汪汪声中一辆摩托车开进院子。大伯哥抢先跨出门去,寒暄,让客;然后抢先几步走在前头,一撩门帘对着屋里小厮说,傻舅来了。满屋人都来了兴致。不像是多么好客,倒像是要看看这个人会带来一出什么好戏。只听坐在炕里的婆婆嘟囔了一句,他来做什么?然后自顾自嘿嘿笑了几声。

傻舅公高高的个子,直直的腰板,不胖,四方脸庞,一双大大的很好看的眼睛。脸色和裸露的颈、胸、手都是古铜色的。我惊叹,他年轻时定是一表人才。再看他的穿着,不由得心里笑了。一件军大衣已接近土色,下半截除了泥巴、油渍,就是刮破的碎布片和露出的旧棉絮。肥肥的辨不出颜色的单裤,一条裤腿挽着,另一条开了道口子,像鳄鱼嘴。再看脚下,一只脚上穿着翻毛军用靴,另一只脚上则穿着黑色破布棉鞋。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年轻后生,二十来岁,后来知道他是他朋友的儿子,这次来是想让我爱人给这个后生在城里找个活。

傻舅公落座后,豪气地跟婆婆说着话,我则不停地给两位客人倒茶。从谈话中得知,傻舅公在一个砖窑上干活,是那后生的父亲给找的。他和那后生的父亲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。有一年他们一同外出干活,傻舅公打摆子,是那后生的父亲每天照顾他吃喝,为他请医买药,才不至于丢了性命。听到这些,我心里感叹,这个傻舅公哪里傻啊,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

不久,大伯哥又领着他来了城里我的家。大伯哥说是傻舅央他领来的。说实在的,我还真不烦这个脏兮兮的傻舅公。

傻舅公自从认识了我,便成了常客。有时三两个月来一次,有时一个月来两三次。有时从老家专程徒步而来,有时则是往外逛荡了几日绕道路过。不管从什么地方来,不管是什么时候来,都像到了自己的家。他那特有的高门大嗓,很能渲染气氛,他一来,家里顿时就热闹起来。他坐下来说得最多的话就是,姐啊,你可大喘气啊,外甥和外甥媳妇这么好,你有福啊!你可多活几年啊!你多活几年,我也好多来,好沾光啊!看看,这个傻舅真的不傻,他会看门道。

可不知怎的,一听到这套常挂在他嘴上的话,姐啊——我心里就生出一阵悲凉。

有一次跟婆婆闲说话,问起傻舅公的事。婆婆笑了,她说,嗨,这个傻锁啊,不长心眼儿。俺叔死得早,婶婶死活不待见他。婶婶是在要饭的道上生的他。正赶上上下大雪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,就拖着个重身子蹭到一个破庙里。婶婶说他命大,那一天,一扇破庙门挡不住呼呼的风和雪。后来就庙名叫做。我就想,当初给他取这个名字,是想锁住他的命呢,还是想把风雪锁在门外,抑或锁住苦难?

他没成家吗?我问。嗨,这么个傻瓜,谁跟啊,那时家里又穷。那年倒是有个媳妇,那一年的雪下得真大啊,封了门几天出不来。傻锁在自家门上拴了个媳妇,还带了个十来岁的闺女,是外地逃荒来的。傻锁救起了不省人事的娘儿俩,就一块过起了日子。这个傻舅公,怎么总是跟风雪搅在一起。听到这里,我一阵高兴,好人有好报。我说,是傻舅心眼儿好积德。唉!婆婆叹息。俺那个婶婶死活容不下那娘儿俩,嫌人家吃得多吃得多,是败家的星。不到一年就给偷偷撵走了。媳妇走时那个哭啊!打那以后,傻锁就再也没娶上媳妇。

有一年夏日的一天,我下班回家,远远就看见四五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大门上扒头瞧脑嘻嘻哈哈的,一只半大的花狗也跟着兴奋地摇头摆尾,转圈似的走进走出。进家一看,傻舅公已经坐在客厅里。他是清早就起程用了半天多时间赶来的。我赶紧给他煮了一斤挂面,荷包了七八个鸡蛋,他竟然全部吃下。他又说,姐啊,你大喘气啊,你多活几年,我也好沾光啊。吃完饭,他努力站了几次才从沙发上站起来。我问,他说腿有毛病了,坐长了,得直起身子站一站才会走。我才意识到,他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。临上班之前,我说,舅,待会儿你可别再走着回去了,坐公交车吧。

几天后,他又来了。屋檐下平放着一个破旧尼龙袋子,一根弯弯的新鲜柳棍,撒落在阳台上的有破凉鞋,有易拉罐,有半块的光盘,有倒出“肠子”的磁带等,还有滚到院子里的几个篱下的小青梨。我炒了菜,又拿来几瓶啤酒。傻舅公真是好酒量。爱人不可置可否地笑笑。看得出,他并没看重这个傻舅。婆婆也是一脸的不屑。

还有一次,傻舅公在我家吃了午饭,就把他的行囊放在屋檐下出去了,说是转转再回来。下午我和爱人下了班,婆婆说他刚走。当时是冬天,天已经黑了。靠他那不思索的腿脚和边走边停的习惯,得啥时走到十多里以外的家啊。吃着晚饭,一家人又说起这事。早到家晚到家还是小事,路上车多,如果出点什么差错……吃完了饭,爱人就到附近的街上去转转,看有没有睡在哪里。家里相当于两室一厅的平房,一家五口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地儿。可是,即便是宽敞,我会主动提出留他住一宿吗?爱人他会同意吗?不管怎么说,婆婆当时还是该留下他,即便是睡沙发,打地铺。两个我在心里打着架,自相矛盾,又有一份牵挂。一晚上就这样翻来覆去地安慰、自责、自责、安慰、又自责。

关于傻舅公的话题,常常是我先挑头提起,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关心。我宁愿认为是关心。我曾经问婆婆,傻舅跟谁一起生活,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,他的吃穿都由谁来管。婆婆说,嗨,谁来管啊!自打他死了爹娘后,就自个过。这么一说,我就明白他那些不合时令的奇装异服是怎么回事了。从婆婆嘴里得知,傻舅公原本自己有一处住宅,在二儿子的房屋后面。二儿子的儿子大了,要盖房娶媳妇,侄子就动员他把房子拆掉,跟他们一起过,给儿子在原地盖一处新房。傻舅公死活不愿意拆房,也坚决不跟侄子一起过。为此闹得很不愉快。后来动用了本族人说和,双方达成的协议是,拆掉老房,在村北场院里给他盖两间新房;责任田由侄子来种,一年给他300斤麦子,300斤玉米,老了由侄子来养。那么,闹病住院或是吃穿用的零花钱从哪儿来呢?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是多余。

有一年春节,爱人的两个表哥来城里看望婆婆,我又顺便问起傻舅公的事。表哥气愤地说,真不知好歹,整天东溜西逛,过秋时那么忙,也不知给家里剥剥柿子。他自个整天在外逛荡,还收留个要饭的瘸子,半年半年地住在那屋里。给他的麦子,他换了门,都让那个要饭的调了面疙瘩吃了。我听了心里就乐,这个傻舅公。转念又一想,要是傻舅公流浪在外,也有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收留就好了。

2006年,我住的地方要建小区,把平房拆了。我们搬家以后傻舅公就再也没来。以后的几年里,也不知他想不想再到我家来,我想他肯定愿意来,只是不认得门,也没人领他出。今年以来,婆婆身体每况愈下,后来舌头突然失去了吞咽的功能,话也说不出了。接下来的3个月里,治疗、用药、伺候全力以赴,一丝不苟,直到她老人家在92岁的生命旅途上圆满画上句号。在伺候婆婆的日子里,有时我就想,傻舅公当时得了脑溢血,会有谁去嘘寒问暖,有谁会给他端饭喂药,又会有谁知道他想吃什么,能吃什么?他死后,会有多少人为他悲伤难过?活到80多岁,他有过幸福生活吗?或许,幸福于人,概念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漂泊一生,流浪一生,最后像风一样消失,不留一点痕迹。而我,则只记住了傻舅公来我家时那种欢快幸福的样子。但愿,傻舅公在天堂里别再经常被风雪夹裹,与风雪纠缠。